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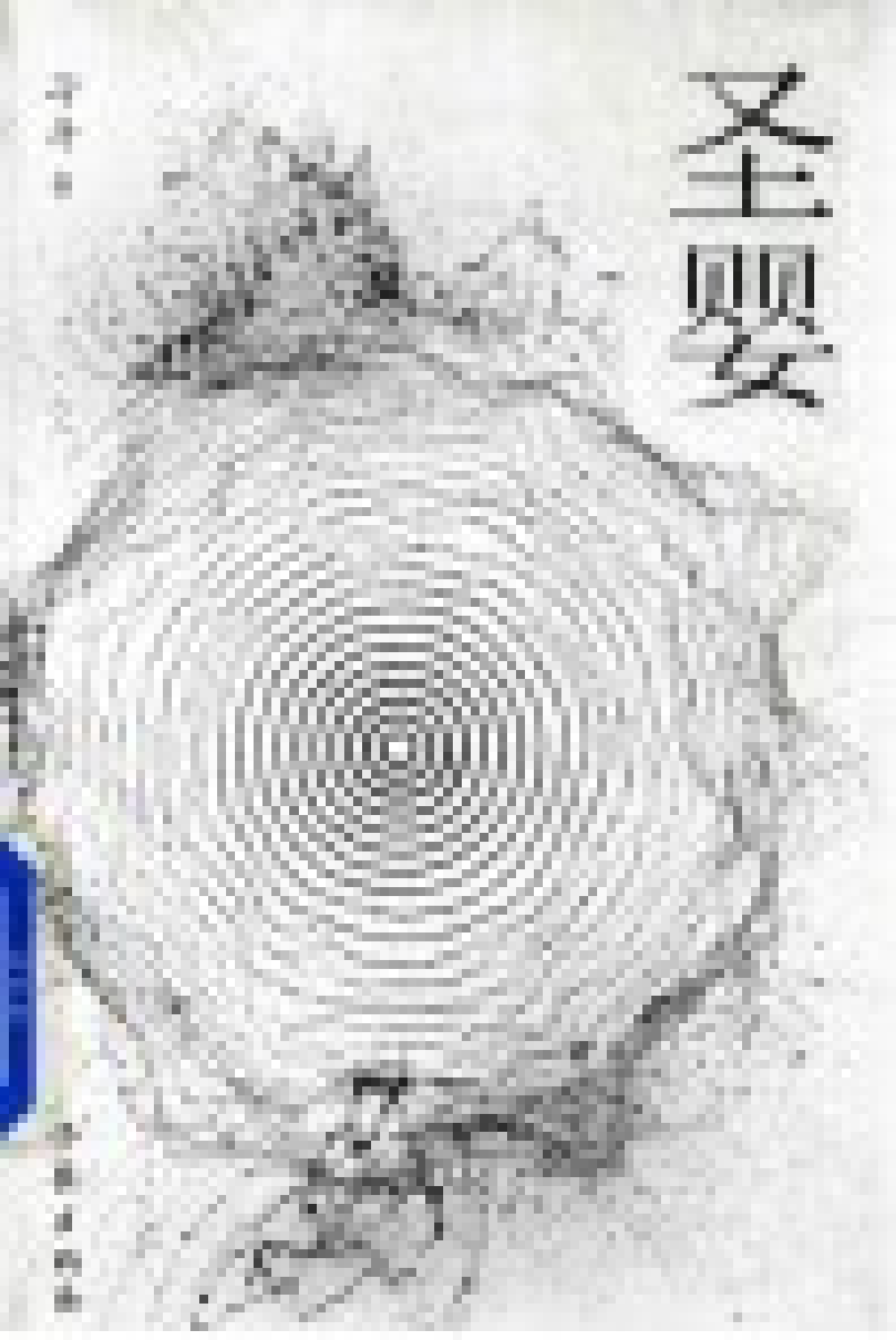
圣婴

刁斗 著

非虚构

作家出版社

圣 主 要



刁斗
著

圣婴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婴 / 刁斗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63-8644-9

I. ①圣… II. ①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6507 号

圣 婴

作 者: 刁 斗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申晓声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23 千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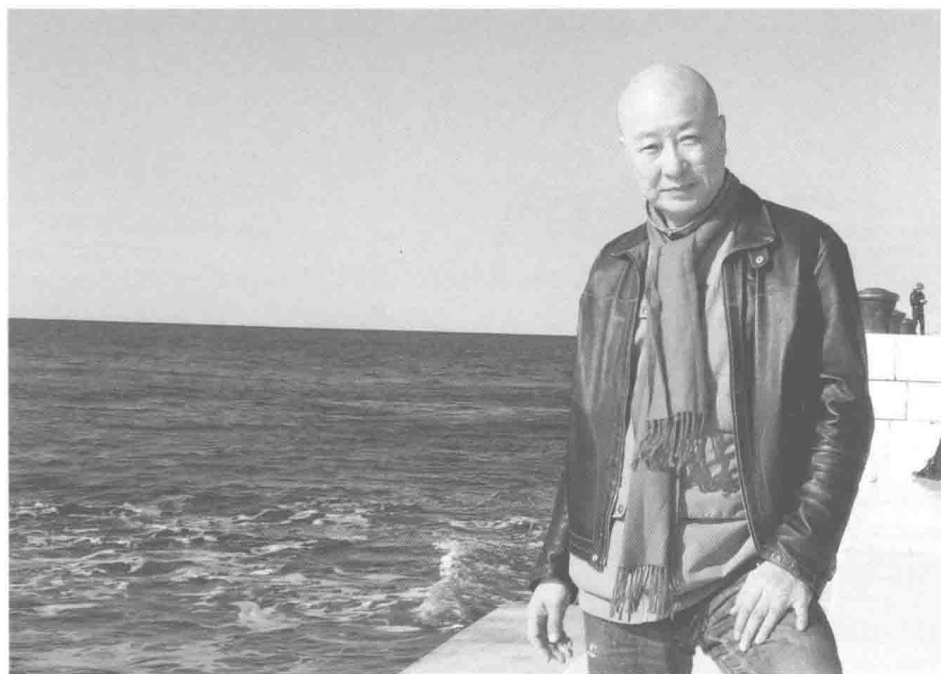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644-9

定 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刁斗

一九六〇年出生，一九八三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曾当过新闻记者和文学编辑，现专事写作，居住沈阳。已出版的著作单行本有：诗集《爱情纪事》，随笔集《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长篇小说《私人档案》《证词》《回家》《游戏法》《欲罢》《代号SBS》《我哥刁北年表》《亲合》，小说集《骰子一掷》《独自上升》《痛哭一晚》《为之颤抖》《爱情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重现的镜子》《实际上是呼救》《情书考》《出处》，另有被译为法语和英语的六本小说集在海外出版。

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

——《战国策·魏策》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询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

——《圣经·马太福音》

目录

卷一 进化论 / 001

宇宙大爆炸，以及圣婴——救命生日宴，以及盛英——毛泽东检阅红卫兵——“人”的诞生与圣婴的诞生——高小波命不当绝终于回到恋人怀抱——冯建昆急中生智仓皇举起人体盾牌——地蝗：亚马逊雨林的短命蛹虫

卷二 编年史 / 046

姓甚名谁——彭德怀倒台或被出卖的女儿盛樱——捉奸之夜或《西游记》里的圣婴大王——处女作或厄尔尼诺系西班牙语圣婴的译音——市长脱困或宿雾的圣婴教堂——家庭圣诞晚会或顾圣婴创作的《马槽歌》——病中的盛英

卷三 发生学 / 091

自投罗网与侥幸漏网——七岁的杀婴欲望与二十七岁的食婴欲望——贞操安检与扩大智慧——中央的声音与首都的经验——为人妻为人母的石兰与也曾为人妻为人母的嘟嘟——拒绝“导演”求欢的姐姐与接受“老师”辅导的妹妹——爱心与黑道

卷四 时空观 / 143

病中的盛英——当今自然科学领域的世界七谜——接生——反日游行日的车祸——“抹食案”案外的大义灭亲——史云峰与霍云海：云卷云舒——他的名字姑且叫：范是钢-沈忱-伊琳娜·康斯坦丁诺夫娜

卷五 因果律 / 192

生孩子的，养孩子的——幼儿教师杀夫，儿童团员弑父——伊吹重藏向死，伊吹信介求生——妓院内的枪械，课堂外的飞机——雷震办《自由中国》，苗壮写《淫魔自叙》——徒弟是真苦闷，师傅是假误解——鼻涕虫，琵琶鱼

卷六 使徒传 / 243

我的出处——我师傅的出处——我师傅的师傅的出处——克洛诺斯或黄金时代的绝唱——吉尔伽美什或白银时代的逝波——黄帝或青铜时代的残照——拆散的花名册或黑铁时代的余沫

卷七 奥义书 / 296

病中的盛英，以及也在病中的我师傅和我——遗产范围内赔偿——想象的艳遇，虚构的性史——对话——“当我迷醉于你的怀抱，便是在领受神的飨宴”——金木水火土或ABCDE——车震：夭折的独家新闻

卷一 进化论

1

只能假设，那时就有了看的眼睛和听的耳朵——

首先出现的，是微光一闪与薄烟一抹，其光潦草，若隐若现，其烟清淡，似有还无；紧接着，就响起了“噗”的一声，或“啪”的一声，或“呼”的一声，或“咚”的一声，或“咔”的一声，或“咣”的一声，或“哐”的一声，或者，“噗”“啪”“呼”“咚”“咔”“咣”“哐”之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交汇成一串串一阵阵一片片……总之吧，伴随着某种超乎想象的、用任何象声词都难以形容的巨大声响，那个隐晦的点，那个幽暗的点，那个很可能比篮球场还小、比篮球架还小、比篮球筐还小、比篮球还小、比巴掌还小、比拳头还小、比指甲还小、比指甲上一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纹理还小的点，那个或圆或方、或椭圆或长方、或看不出形状根本就不体现为形状的点，那个仅大于零或等于零的，所谓的奇点，不可思议地就爆炸了，朝向所有的方向——爆！炸！了！

在那之前没有空间，没空间自然没有方向，这里我提早言及方向，只是为了方便表述。事实是，零的爆炸无法向内，只能向外，既然向外，与爆炸同时出现的，便必然是由方向拓展的空间，和被空间规范的方向。也就是说，顶多在理论上，方向可能滞后于爆炸。那个奇妙的虚有之点爆炸之后，立刻携带着超过一百亿摄氏度的热量，疯狂扩张恣意膨胀。须臾间，便开辟出一个广袤的实在，仿佛一滴空气都能托住的垂涎的口水，竟只用去眨眼工夫，就泛滥出无数条天际的银河。如果把眼

睛再多眨几次，眨上几十次几百次，那个广袤实在的生动雏形，也就脱胎换骨地彻底完成了：既无边无际没遮没拦，又具体而微细致精密，把空间、时间、物质、能量，把雾气弥漫和尘埃纷纭，把基本粒子和化学元素，把合成与衰变，把生与死……都一股脑地创造了出来。

这个被一股脑地创造出来的大家伙，名叫宇宙。

道生——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偌大的宇宙来之于一点，而这尺度为零的虚有之点，此前又并不存在于时空之中，只是好多年前，在有我之前，有我们之前，有盛英和盛大庆高小波以及他们的父辈祖辈祖宗辈之前，有中国和印度和埃及以及其他文明之前，有人之前，有人科动物之前，有哺乳动物之前，有脊椎动物之前，有棘皮动物节肢动物刺胞动物之前，有海绵扁虫水母之前，有花草树木和地衣苔藓和藻类之前，有氧气之前，有细菌之前，有细胞之前，有地球磁场和臭氧层之前，有雨和雪之前，有海洋和火山之前，有地球和太阳之前，有银河系和河外星系之前……在大约一百三十七亿年以前，这玄奥的一点，这神秘的一点，这匪夷所思莫名其妙的一点，不知基于偶然还是必然，突然间，便烟熏火燎地发生了爆炸。于是，我们现在已知的一切方陆续出笼：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行其是。这，就是对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基本描述。

宇宙大爆炸理论貌似离奇实则中肯，与其他宇宙模型相比，能说明较多的观测事实，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已获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充实与支持，为科学界所普遍认同。但我们慎重，对它，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我们不赞成它，并非因为它也有对我们不利的方面。比如，它在推演宇宙开始的同时，也预见了宇宙结束——至少，结束是宇宙的结果之一，而肯定是地球的唯一结果。如此，能量无穷的宇宙都可能有结束之时，我们，便当然也有消亡之日。可我们期望永恒，就像人类期望成仙得道，进入天堂或轮回再生。我们的永恒，比之人类又进一步，不需要死一下再进入天堂或轮回再生。我们没有自然死亡，如果死，只能是个刻意的结果，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出生即为永生。可是，大爆炸理论让我们的永恒说成了谎言，让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说辞成了愚民的蛊惑，不望长久远，不推测太阳的能量耗尽之时，只看眼前，了解

一下它对我们的告示提醒，也足以否定我们比海市蜃楼逼真的愿景。我们赖以栖身的地球，这太阳系中唯一拥有生命的天体，不仅不是高枕无忧的伊甸园桃花源，其危机灾难存在的几率，比之于大爆炸理论问世之前，竟不知又高出多少倍来：难道那些人体炸弹般的彗星流星小行星们，过去只喜欢挑衅水星金星或火星木星，从近期开始，才有了兴趣向地球发难？接受这种结局假定，是痛苦事，但理性地面对大千世界，不打折扣地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道，又是我们的思想原则。好在，说毁灭是生存的又一种形式或另一个阶段，也非完全强词夺理，而说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并且，那宇宙很可能达到了十的五百次方那么多，也与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样，已不仅仅是比喻象征。

是的，那十的五百次方个沙数字宙，各自拥有不同的定律，但我们却相信，生命的大循环理论，绝不只孤零零地在推导理论的公式内部自我循环，那些遍布所有宇宙的、以不竭精力游荡着的、作为生命基本元素的碳原子、氧原子、氮原子、氢原子……其随机的、率性的、不断重新组合的轨迹，终将在科学智慧的影响之下，变得有法可依有迹可循。即使地球不再宜居，它们也会友好慷慨地，在这里或那里，为我们辟出温馨的家园。我们是地球的孩子，也是宇宙的孩子；我们是“这个”宇宙的孩子，也是其他宇宙和所有宇宙的孩子。所以，对大爆炸理论我们不表示赞成，绝不是因为我们狭隘，而是我们严谨的天性，没法不让我们像所有关心宇宙起源的智慧生命那样，怀着强烈的好奇叩问一声：大爆炸之前的情形怎么样呢？具体地说，就是在那爆炸为宇宙的一点爆炸之前，那个被压缩和凝结为零的奇点，它是否也需要某种存在的方式。如果需要，它存在的方式是什么呢？这就好比，在人类中，针对上帝造人的设计说，即使在宗教蒙昧最深重和宗教迫害最严酷的时代，也会有人举手发问：如果人类出于上帝的创造，那上帝又由谁创造呢？

我们相信我们高级，尤其将来，进化为真正意义上的超人以后，我们所拥有的更先进更完善的神经结构和细胞组织和循环系统，我们所具有的更强大更高效的社会化能力，都会比声称自己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的人类高级许多；但我们同样承认，再高级的物种也有经验局限，再成熟的生命也有想象盲区。有局限的经验和处于盲区的想象，都容易

生成残缺的认知，而残缺的认知，自然没法养育绝对的论断。况且，无论我们如何高级和优秀于人类，毕竟还是人类的寄生物和衍生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里，在许多方面，我们还得借助人类的文明成果完善自己。所以，眼下，我们仍无力建立更有说服力的宇宙起源学说，只能参照人类的认知，来理解广袤寰宇与浩瀚时空。这便是我们也不反对大爆炸理论的主要理由，而次要理由，即大爆炸理论关于无序必然走向有序的后续说法，关于熵增定律之后又有耗散结构理论的推演，则已经发育成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了支撑我们为这一抽象事业永恒奋斗的具象理想，每念及它，我们都会被神圣感洗礼，被使命感冶炼，让信仰获得更牢固的依凭。大爆炸理论说，大爆炸后，宇宙中充满了雾气和尘埃，它们没有方向漫无目的，轻柔地游荡又凶猛地冲撞，很像苍蝇、蚊子、蝌蚪、扑棱蛾，很像无数怔呵呵又傻呼呼的无名昆虫，在夏夜路灯梦幻般的光区里盲行蠢动。可慢慢地、渐渐地、缓缓地，无序的它们归顺于引力，引力把它们纳入了有序，使盲行和蠢动臣服于规律。引力就是造物，至少是造物的左膀右臂，它设置原则制定轨道，组织起浓度不同的雾气和体积不一的尘埃，帮它们彼此吸引或者排斥，让它们互相毁损或者凝结，在这里聚沙成塔，到那里集腋成裘，把星系、星云、星团、星斗，把所有复杂的天体都结构起来，让它们在不可思议的宇宙中美妙地运转，神奇地演化，以其生生不息的活力，展示希望，预设奇迹，创造未来。

这多好呀！

当然，我们还承认，巨观明晰，微观混沌，这是对有序与无序的辩证表述。

2

高小波肚子里揣上盛英，是揣上后来分娩出盛英的那枚受精卵时，她二十一岁生日刚刚过完，时间为一九六〇年四月五号深夜至八号凌晨，即农历庚子鼠年的三月初十至十三。几十年里，高小波坚持不过生

日，理由是她生在清明鬼节，而在鬼日子里庆生会亵渎神明。别人都说，没你那么算日子的，要么算阴历要么算阳历，哪有算节令的。可高小波倔，认死理，在过生日这件事上，她只认每年的清明鬼节与她有关。她生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六号，农历二月十七。一般年份的清明都四月五号，几十年不遇的，才能赶上回四号或者六号。一九三九年就六号清明。一辈子里，说到自己生日，高小波喜欢只提清明，倒好像她生于五号。

一九六〇年四月五号清明节，高小波自认为满二十一岁这天，大部分的白天都细雨淅沥。偶尔有几声或远或近的哭嚎之声经细雨切割零碎地传来，不论清晰还是模糊，抑或强劲还是微弱，一概像走过场的应付与敷衍。

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八点，鬼祟的盛大庆一直没守在高小波身旁。先是雨最大时出去一趟，不知多久后又冒雨回来——只回到灶屋没回正屋，然后再出去再回来，再出去再回来，直至天黑。天黑之后雨也停了，但密集的阴云仍像苫布，截住了天上的星辉月色，也遮住了地上的灯光灶火。盛大庆又摸黑出去一会，再回来，就以各种锅碗瓢盆的杂沓声音通知高小波，他已扎根于灶屋里灶台旁。高小波没叫他。有几次，她想叫他，想对他说，早上喝橡子面粥时，她说的是气话，她并不后悔当他的女人。当时她之所以对着那碗并不比水稠多少的粥发了通脾气，还提程伟，说嫁给程伟就饿不死了，饿死也能有地方埋，只因她想到了名分问题。名分即归宿，归宿即归属：她是成年女人，总得属于某个男人，这样，死后才成不了孤魂野鬼，才有资格被埋入某块具体的坟地。现在，归属问题已提上日程，因为她看到了死神在招手，她断定，这个春天她过不去了。濒死的高小波渴望妻子的名分，关心埋骨的坟场，可躺在盛大庆家古迹遗址般的破火炕上，除了尚有资格呼吸的空气，她一无所有。不过，当时她发脾气，倒让盛大庆欢喜得不行，像条小狗得到了宠幸。你缓过来了死不了了，盛大庆把屁股撅起来说，骂完你再打我一顿。高小波道，放屁，你要累死我呀！我这叫回光返照。她浮肿的圆脸又白又大，的确闪烁着晦暗的青光。后来盛大庆就退出了正屋。可盛大庆一离开她的视野，她又想立刻叫他回来，尤其是盛大庆走出房门院

门不知去向时，她都想推开窗子冲远处喊了。她想让他守在身边，听她告诉他，其实她心里非常知足，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两人能朝夕厮守，当孤魂野鬼也甘心了，所以，她抱怨他，只是在以扭曲的方式表达快乐。但张好几回嘴，她也没冲灶屋叫他或朝院外喊他。她没力气，也不好意思儿女情长，更主要的是，她一张嘴，便会有酸腥的黄绿汁水涌出口腔，而它们，皆由这些天盛大庆喂她的食物消化而成，她得确保它们尽量久一点留在体内。好几天了，她撒尿都节俭、拉屎都计划、膀胱里的尿大肠里的屎和胃里的汁水，全都是她活命的保证，她不敢轻易浪费它们。

就这样，正屋里的高小波和灶屋里的盛大庆，十来个小时没怎么说话。盛大庆的问候若间或传来，高小波只作简单应答，倒好像她仍在赌气。直到不知疲倦的墙上的挂钟，慢条斯理地敲响了八下。

并非八点意义特别，而是恰好八点，盛大庆忙完了手上的活计。他由灶屋来到正屋，嘴里边，有备而来地哼着“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情绪好得令人费解。他的意图十分明显，要以歌曲旋律的轻松欢快掩饰他的手忙脚乱，更要掩饰他脸上的苦楚以及恍惚。小波小波，精神精神。盛大庆把双手托着的面板放炕上时，又下意识地顿了一下，就好像他想把送来的食物再收回去。他没收。他目标准确地，把热腾腾的、放多了盐的、形如烙饼的肉馅野菜包子一点点喂进高小波嘴里。待高小波抖颤着双手自己吃时，他又变魔术一样，不知从哪摸出小半瓶白酒。你大口吃，抿一点……暗影里，盛大庆那张讨好的笑脸上，游移的目光一闪一闪，像某种找不到巢穴的动物幼崽，胆怯地、试探地、小心翼翼又焦灼不安地，在高小波脸上寻觅落脚之处。高小波吃个包子又喝口酒，重新找回了说话的力气，她说——可没等她声音滑出喉咙，盛大庆就声音表情都郑重起来：小波，小波，我衷心祝你——哈，快乐……显然，盛大庆里出外进地忙活一天，就是为了她的生日。他记得她生日，可又没提生日犯她的忌讳。这就是盛大庆让她迷恋的地方，他比她认识的任何男人都温柔细腻得体。高小波嗔怪地笑了一下，笑中的羞涩驱逐了凄凉。她顺着盛大庆扶她的胳膊，朝盛大庆怀里依偎过去。大庆，你也吃吧……她脸上的眼睛鼻子嘴，重新现出了应有的轮廓。此前，由于面部

浮肿和没有表情，她眼睛鼻子嘴是不存在的，或虽然存在，但被庞大的面孔掩埋了起来。

这天晚上，跨进二十一岁门槛的高小波始终高兴，她一会问这肉和白面哪淘换的，一会又问现在地里的蚂蚁菜或苦苦菜发多大芽了，但每次都不等盛大庆把含糊的解说编排周延，她就又把形如烙饼的肉馅野菜包子朝盛大庆嘴里塞，让咀嚼帮他获得时机转移话题。在那之前，盛大庆光喝酒，吃干萝卜皮。干萝卜皮比皮带还韧，很难顺利滑下食道，这样，他对包子的拒绝就没法坚决，尤其是，高小波都噘嘴了，说你不吃我也不吃，他才艰难地吞咽起来。高小波以为他舍不得吃。他知道她倔，倔人以自虐的方式虐待别人。盛大庆也就分享了味道古怪的生日包子。高小波的高兴完满起来，以至于，四十分钟后熄灯睡觉时，她主动邀盛大庆上了她身子，还好几分钟里一直配合。身子没配合光声息配合。不过盛大庆看得出来，高小波身子没配合他，只是因为太虚弱了，如果不虚弱，如果还有气力，她身子也肯定能配合他。在那之前，在他们住到一起的二十几天里，盛大庆一次也没敢要她，暗示过但遭了拒绝。高小波一直是具喘气的尸首。可四月五号晚九点后，差不多连续五十小时，高小波通过声音配合着盛大庆共交欢三回。有一回，还用身子配合了他，是配合一半。她先把盛大庆搂紧夹紧，一阵阵抖，然后与盛大庆掉了个个，翻身爬到盛大庆身上。是因为虚得没力气蹲，连坐盛大庆身上都不稳当，她才歉疚地嘟哝句什么，稀泥般地又瘫下来，任盛大庆重新呼哧哧地压到她身上。她在底下光咿咿呀呀。

可以想见，高小波的排卵期，恰好重叠在这连续交欢的五十小时里。盛大庆在三度交欢中，共射三泡精子约十亿枚，平均一泡三亿多点，其中与高小波排卵时间最接近的那泡中的三个多亿，成了主要的种子选手，供高小波所排的卵子选择取用。

把时间前推几个小时，可以看到，最初，那泡种子选手从盛大庆阴茎里突围之时，虽然为数众多声势浩大，却一点也不恢弘壮观，只像一个误打误撞的乌合群体被笼络起来，制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恫吓效果。但神奇的女性生理机制不怕恫吓，很快，在高小波腹腔里边，由阴道口到子宫颈，严防死守的筛选工作层层展开，那些没头苍蝇般胡乱游

弋的乌合之众纷纷阵亡，即使成千累万目标明确的健全个体，也只能以尸身狼藉的惨烈殉自己的理想，最后的闯关成功者，不超过寥寥的亿分之三五。那亿分之三五枚幸运儿，虽然经历了百般挑剔，也还是不敢有半点松懈，它们一进入高小波山高水长又山清水秀的漂亮子宫，就急迫稳健地扎好营盘，埋伏下来，以休眠的状态积蓄能量，等待卵子的最终召见。必须承认，直到这时，这些硕果仅存的精子才耐看一点，它们显示的强悍和展览的俊逸，证明着它们有多优秀，证明着，它们是精英精子或精子精英。然后，终于，决定性的时刻就来到了，从高小波卵巢里，冲出一枚发育成熟的漂亮卵子，它羞涩地，但也欢快地，沿输卵管那条狭窄的“V”形通道闪亮登场，停留在相对宽敞的壶腹部位，以袅袅飘散的魅惑气息，向它的候选者发出召唤。这时，那强悍俊逸又绅士风度十足的十几枚精子，已结束休眠，经过短暂的骚动和躁动，正同时振奋起斗志，抖擞起精神，难免有些虎头虎脑和毛毛糙糙地，对召唤它们的卵子做出回应，箭簇般地向它扑去。但高小波排出的那枚卵子，对欲献身者要求苛刻，标准高到了残忍的程度，它不仅对数亿乌合精子的批量死亡无动于衷，对精英中多数成员的功败垂成也不怜惜。它顽固、执拗、决绝，只允许精英中的精英与它媾合。竞争和运气，共同把精英中的精英造就了出来。那十几分之一精英中的精英异常兴奋，它纵身腾跃，奋力前游，以它特殊出色的警觉、强健、机灵、敏捷，抢在其他精英伙伴之前零点零零零零几秒，身子一耸尾巴一摆，既轻盈麻利又势不可挡地，刺破并进入了那枚卵子。如同不可思议的宇宙大爆炸的骤然发生，神奇的生化效果，也迅速把一只将要诞生盛英的胚泡生成了出来，在耸动的纤毛和蠕动的肌肉的帮助之下，这枚胚泡的分裂和运行同步开始，很快，它就占领了子宫实现了着床。

但在盛大庆与高小波间隔不长的三回交欢中，究竟哪一回射出的精子成就了胚泡、成就了盛英、也成就了我呢？除了我，盛大庆高小波以及盛英都不知道。不知道比知道正常。况且，知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半个月后，也就是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二号时，高小波一向来去规律的月经没有出现，再下个月，还有再下个月，以及很多个再下个月，她月经始终丑媳妇不敢见公婆那样拒绝露面，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

十八日上午，她顺利产下盛英，然后，又哺乳盛英大半年后，她久违的月经才再度来潮，还比较汹涌。

嗨，这东西又来了，你又能怀孕了！蹲在高小波裆下，盛大庆望闻问切了一番之后仰头宣布，额前的头发都蹭上了血。染血的头发乌黑油亮，不红。

高小波的眼泪淌了出来，说原来我还不算老女人呀。她本以为，能熬过饥饿已算万幸，并不敢奢望再像以前那样，有点得意地抱怨月经累赘。

高小波不老，从哪个意义上说，刚过完二十八岁生日的她都算年轻女人。二十八岁的年轻女人高小波和同样年轻的三十一岁男人盛大庆都反常地，反绝大多数中国人之常地，喜欢女孩，很希望在盛英之后再生个女儿。可从二十八岁起，直到四十九岁断经，五十三岁死了丈夫，五十四岁以后的六七年里，又先后交往过三个男友，四十年里，高小波平均每周性交零点三次，而早期的十多年里，除了来月经那三四天，与盛大庆更是夜夜云雨，甚至一夜都不止一次，完事之后，还总要练杂技做瑜伽一样，拱腹收阴拿大顶，让流进阴道的亿万精子，几乎倒灌进腹腔胸腔乃至口腔。可是，新的胚泡拒不现身，她子宫一直空空荡荡。

怀不上也好，她自我安慰道，省得再挺个大肚子上班，太遭罪了。她偎在盛大庆怀里并和盛大庆一起偎在一张小单人床上这样说话时，在她子宫里赖了六年多的盛英都快上小学了。这时，即将成为小学生的盛英正匍匐在另间屋子的双人床上，借着从窗玻璃照进来的明亮月光，盯着身旁熟睡的翠翠。女孩刘翠翠将近三岁，可她身量大体态壮，倒好像比蜷缩的盛英不小多少。她背对盛英，侧身躺着，滑腻的小屁股像饱满的倭瓜，安适地贴着盛英的肚皮。她的充分的安全感，由她那只搭在身前一坨乳房上的手传导而来。那坨平摊在翠翠掌中的乳房铺陈为弧形，像一只黑眼仁偏小的硕大的眼白，既朝向翠翠也朝向盛英。它的主人高小澜，是翠翠的妈妈盛英的小姨。高小澜的双手都夹在裆间，仿佛特意捂着阴毛，间或发出小小的鼾声，似乎比女儿睡得还香。其实，睡得最香的是刘金富，他睡在床外侧，与妻子高小澜近与盛英远。他甩开四肢，仰面朝天，呼噜声起伏得韵味十足，像催眠曲又像起床号。和其他